

我们是不同的

邵子南著



我們是不同的

邵子南著



工人出版社

1956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四篇故事：“地雷陣”写根据地民兵用巧妙的地雷战术，使敌人到处挨炸；“賈希哲夜夜下西庄”写一个游击組深入敌人住地，开展游击活动；“閻榮堂九死一生”写一个乡干部，为了保护人民的粮食不受損失，受尽敌人各种酷刑；“我們是不同的”写一个女教师，在敌人追捕时，宁死不作俘虏。書里真实地反映了根据地人民英勇斗争的情景。

我 們 是 不 同 的

邵 子 南 著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总布胡同30号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96号

•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数：170,000字 印张：13 1/16 印数：1—32,000

1956年11月北京第1版

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統一書号：10007·35

雜誌紙本定价：(5)0.12元

目 录

地雷陣·····	1
賈希哲夜夜下西庄·····	35
閻榮堂九死一生·····	85
我們是不同的·····	105

地雷陣

地雷像个大西瓜，
翻开地皮埋上它；
浇上了鬼子的血和肉，
让它开一朵大红花！

这是晋察冀*民兵唱的“地雷歌”。多少民兵都学会了埋这玩艺儿——抱着大大小小的“西瓜”，口里不言语，心里笑迷迷的。这“西瓜”是鉄的，里面还有火药，“西瓜”藤子又十分细。你要触动了“西瓜”藤啦，就请你扭一下秧歌舞，跌倒地下，不拉你，你再也莫想起来，起来还得进棺材。这号鉄皮药筒“西瓜”，大的要几个人抬，小的一个人能拿上三五个。

1943年春天，日鬼子已经吃够了，怕了地雷，写信给武装部讲条件。武装部不跟他讲条件，却说：“你来吧，不会嫌少的，够你吃的啦！”

* 山西的简称叫晋，察哈尔的简称叫察，河北的简称叫冀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老根据地之一。

瞧吧，日鬼子走大道，大道寸步难行；走小道，小道的雷也响得一样的厉害。他就只有窜啦，在麦苗上窜，在水里头拖着那双牛皮靴蹄子窜——就没有走的样儿，只好叫他是窜嘛——慢慢的，麦苗、水边也会咬人啦。日鬼子看好地形，说是：“好架机关枪啦！”扛着机关枪上山头，一架，“轟！”连机关枪带人飞上去又跌下来，枪使不得，人也使不得啦。日鬼子进村也好，走道儿也好，学会了画圈圈，还压上“小心地雷”的纸条儿。一个村，他可以画上百十个圈圈。圈来圈去，还是走不得，动不得，挪不开脚步，一碰就响。爆炸手们都知道：

管你骑马坐轿，
管你费尽心机；
我要埋上地雷，
你就寸步难移。

可是，出了李勇，地雷战那才算得更有声有色。

李勇是阜平五丈湾人氏，从小就跟着父亲养种着不大点子不打粮食的嘎咕地*，吃着多半树叶，少半粮食。长到抗战开始，是个又黄又瘦，个子不高的少年。

他一看见八路军，就嚷着要当兵去，父亲把他关起来，他鑽了一个空子，总算溜出来了。骗着八路军，说是：“跟老

* 嘎咕，坏的意思，嘎咕地就是坏地。

的說好了的。”穿上一身嶄新的黃軍裝，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，催着出發。

隊伍就不出發，慢慢地做飯吃，吃了還睡覺。他就巴望着他父親不要尋到他那兒來。昏頭昏腦，尋到隨便哪兒去也好！不敢到八路軍來也好！

究竟年輕，沒想到大人尋人的本事。突然，父親站在他跟前。他要溜出去，父親攔住大門，一巴掌就把他打了個跌。給硬逼着脫軍裝，李勇直哇哇啼哭。軍裝脫下來，軍裝又拿走了。穿上便衣，一下子就給滿身大汗鬧濕了。又給硬逼着走。

走一路，他哭了一路。見着庄稼地他就鑽。鑽進去又給抓出來；走不了几步，又鑽。走完二十几里地回到了家，爺兒倆都累得不成樣子。他直蒙了一夜，第二天又不吃飯。

“虎毒不吃兒”，當老的跟他妥協啦。盡向他說好的，把他制住了。他也休想再能跑出去了。

很快，他成了共產黨員。一直他都是青年們的头兒。誰受了欺負，找上了李勇，只要李勇一吆喝，青年們一窩蜂跟了去，那是“天不怕，地不怕”！他性子又急，像干透了的劈柴，一點就着火，一着就沒完。共產黨在五丈灣，使得窮小子、娃娃、婦女都能說話，能辦事；那李勇還不是“魚兒見水，龍歸大海”嗎？入了黨，他自个兒整整樂了好几天，就走路也唱唱打打的了。

人們說：“這娃娃拾了好東西，發財了吧？”

一陣快樂勁過去，李勇說話像個大人了，正正經經問起

村里的事来。

后来，人們选了他当抗先队*長。組織民兵，他当了武委会*主任，又改为中队長。憑着他積極、勇敢、心眼灵，学会了使槍使雷。在使槍上，虽不說百發百中，却也打得不差碼子；在使雷上，他能够在平光水滑的打麦場上，把地雷埋上，無踪無影，好爆炸手也找不出来。各种地雷陣、游击战、麻雀战，更是头头是道。

只是在一次反“扫蕩”里，父亲被日鬼子杀死了。“生要見人，死要見尸！”李勇找了兩天一夜，找着了，他也昏倒过去了。醒轉来，他成了他娘、他妹、他弟弟的当家人，还不到二十岁。把父亲埋了，眼見得生活更加困难，悶了几天，就拾掇出一副担子，找好秤，和乡亲们湊出几个本錢，到四外赶集，卖粉面去。

1943年，五月十一日，他挑着担子，到邓家店赶集。忽听見一人叫他：“李勇！”

他抬头見是区里大队長。就說：

“下乡呀？”

大队長說：“下乡！日鬼子来啦！奔襲我們阜平。”就把情况兒告訴他，还說：“可能打你們村过，地雷，你們得准备嘞！”

李勇順口就說：“那我就回去吧！”

* 抗先队是青年抗日先鋒队的簡称。

** 武委会是人民武裝委员会的簡称。

大隊長點了點頭，又說：“雷要响得了呀！”

李勇說：“說的。”把担子放下了。

大隊長說：“你这担子？”

李勇說：“不要紧，我交給个熟人好了！”

一回头，看見个空手熟人，把担子交代清楚，李勇撒开腿，一个跑步去了。大隊長看着，暗自說：“哼，我还以为他要埋怨情况兒变化得怪呢！这小子，就是利索！”

回到村里，把民兵掌握起来，李勇在五丈灣附近，看好日鬼子要走的道兒，仔仔細細地布置了个地雷陣，專等日鬼子到来。正是：

鬼子来，
就把地雷埋！
管教他，
来了就倒下，
倒下就起不来！

这一天，日鬼子沒来。第二天，五月十二日早晨，是一个陰天。日鬼子从那長滿棗树、榆树、槐树，綠蔭蔭的道兒上露头了。棗兒花香，露水重，片片叶兒下垂，十分好的去处。日鬼子在那兒露头，欢喜死了伏在北边小坡上的李勇和他的游击組、爆炸組。

眼睜睜看見日鬼子朝地雷陣走去，李勇气也不出啦，众人一二十只眼睛也都是看定一个方向。日鬼子进了地雷陣，

一个进去了，一个进去了，又一个进去了。李勇他们就等着地雷响。那聚精会神的神情呀，真是：

耳不旁听，
目不旁视；
忘了自己，
忘了旁人！

什么都不想了！千种聪明，万种本事，全丢开了！只干一件事：“注意！”这种情境，打惯游击的老乡都知道。这么趴着，趴一天半天，真只当一会儿事，不饿不冷，太阳晒着不热，不撒尿，不拉屎，说他傻不是傻，说他癡不是癡；头儿仰着，嘴儿闭着，脸上皮肉死，就是眼睛向前直视；誰的手动一动，众人心头麻烦死；風兒不吹，鳥兒不叫——呀，太阳早偏了西。

他們等着地雷响，地雷不响，日鬼子一个一个擦着地雷边过去了。过一个，李勇脸上变一种颜色。連过三个，李勇脸黑了。这个黑法，好比烏云堆满了天，好比那無底洞兒黑沉沉，好比那黑夜只等电閃光。

諸位，地雷厉害是厉害，就这个缺点：踩不着，它不响。一条寬寬的道兒上，哪有那么容易，就端端踩着！就再窄的道兒，也有脚前脚后，也沒有非踩着不可的道理。我們有好多的地雷陣就这样白糟蹋了。这才急死人呀！誰也沒想出好法子过。

好一个李勇，灵机一轉：“他不踩地雷，我得叫他踩！拿槍打，怕他不乱；乱了，怕他不踩！”心里这么想，拿出大槍瞄。回头輕声向众人說：

“打！”

众人說：“打不得！”

“不敢暴露目标！”

“不打，他不踩地雷！”李勇說着就是一槍。

那一槍，好比鷓鴣扑小鷄，好比長江归大海，槍子直落到头前那个日鬼子的头上。李勇头一抬，还說：

“走，走那么快干什么？”

日鬼子这边頓時一陣大乱，前拥后挤，这个的槍碰着那个的腦袋，前面的手拐撞坏了后面的眼睛，头兒还得东張西望，脚下又要赶奔前程。天崩地塌般一声响，一股藍烟升起，塵土飞揚——雷响了。这下子，紅的白的鬧了一地，好像日鬼子卖豆花，担子翻了；長腿、短胳膊、腦袋、爛皮、碎肉，摆了遍地，好像日鬼子在开人肉作坊；軍帽、軍衣，飞上树梢，槍筒、子彈，摆了一地，好像日鬼子在开杂货鋪。

这边鬧成一团，且慢些說。

那边李勇的臉，早变了顏色，好比那日出烏云散，好比那雪地梅花开，好比那悶热天气下大雨，好比那黑夜森林着了火。李勇紅着面孔，忍不住，急說：

“打！趁这乱勁！”

一陣槍子，就像乱鴉投林，都找着自己的对象。

这时，日鬼子顧得着辨明情况打呢？还是顧得着跑呢？

自然囉，“三十六計，走为上計。”該跑！——呀，道兒在那兒擺着，誰又知道那“葫蘆里卖的什麼藥”？——日鬼子看見路旁，朝南有個缺口，一條岔道通向河灘，“狗急跳牆”，就像洪水崩決似地向那涌去，各自拚腿長，賭力大，拥着擠着，爭先恐後，狗搶骨頭一般。

那邊李勇笑了，說：“跑得好，早給你們算好啦！”

“轟！”比前一番更大的雷響了，日鬼子挨得也結實。重重疊疊，比堆羅漢還熱鬧。

李勇再打一槍，打倒騎馬的軍官，收了場。日鬼子噤着到了河灘。李勇第一個站起，眾人也會意地站起。李勇紅着面孔，大聲說：

“追他狗日的！”

一下子李勇臉上成了青蒼蒼的——所謂“威風凜凜，杀气騰騰”，無非這個樣子。他們就追下去了。

這一仗非同小可，打開了地雷戰的新局面。諸位，記着：在地雷戰術里边，從李勇起，加上了大槍。這叫做“大槍和地雷結合”的戰術思想，北嶽區區黨委公布他是“模範共產黨員”，武裝部和軍區聶司令員都嘉獎了他，號召全體民兵向他學習。不到兩個月，從南到北，從東到西，在好大的地面上，人們唱開了一只歌了：

不怕敵人瘋狂進攻，
我們民兵有的是英雄，
滿山遍野擺開了地雷陣！

啊！聪明勇敢的要算李勇！

五月十二那天早晨，
敌人向那五丈灣前进，
敌人走进了李勇地雷陣！

啊！聪明勇敢的要算李勇！

李勇拿起了他的快槍，
一槍就打死了一个敌人，
敌人乱跑就爆發了地雷陣！
啊！聪明勇敢的要算李勇！

两个地雷炸倒了三十三，
一槍又打死騎馬的軍官，
敌人哭啼啼就离开了地雷陣！
啊！聪明勇敢的要算李勇！

李勇要变成千百万，
千百万的民兵要像李勇，
敌人要碰上千百万李勇地雷陣，
管教他一个一个、一个一个都送終！

太陽升，太陽落，暑天过了轉秋凉。这歌子唱得全边区
民兵爆炸手們手早痒痒的了。—— 这且不提。却說，李勇，

爆炸成了功，远近馳名——在晉察冀，一个庄戶主成了鼎鼎大名的英雄，鬧得这么紅火，还是第一次。——新聞記者、画画的、作曲的、照相的、各級干部，一个又一个地到五丈灣来看他，誇他。他，22岁，頂壯的中等身材，一本正經的臉孔，頂硬的說話的口气，穿着件家里頂新的衣服，忙来忙去，和人应酬得来，人都滿意。村里人們看見李勇走来就說：

“我們的英雄来啦！”

李勇知道，这个話虽然是跟他开玩笑，却並沒有怀疑他的地方。

他挑着粉面担子赶集去，一路上就常听見人們說：

“看！那就是李勇！”

有的說：“个兒不大，却了不得呢！”

有的說：“你說嘞，一个庄戶主比縣長还有名！”

又有人說：“共产党真会提拔人材！”

遇見了从来不認識的人也当面就叫他：“李勇！”好像很熟識似的。

李勇啊，他自己越来越难受，心里打算：“上級培养我，下次日鬼子来，我得怎么打呀！唉！名气大了！打不好，怎么对得起人！”

他就常到区委、县委那兒去，这个話他却沒說出来。区委也好，县委也好，也常找他談，很尊重他的意見。李勇嘛，是个模范共产党員，民兵里头的英雄，各級党都要培养他——这个思想，李勇自己也明白。他捉摸着区党委的心思，轟司令員的心思，心里很快活。但等会再看看自己，就从

前更难受了，老是問自己：“下回日鬼子来，能搞得出个样兒嗎？”等会又暗自說：“不要垮了，辜負了聶司令員他們的心腸呀！得捉摸著！”

区委書記告訴他：“李勇！只要自己堅決，為群眾着想，打擊敌人的時候兒，又愛想办法，就沒有問題了——人啦，一驕傲，就得脫離群眾！還不要說驕傲，就是照顧群眾不夠，也不行——尤其是出了名的人，就更不同，你馬虎一點，群眾就不理你了。你離群眾一寸，群眾離你一尺！”說得李勇滿頭大汗，臉又紅了。区委書記又說：“聶司令員獎勵你以後，呃，尤其你是公開的共產黨員，村里人都把眼睛擦得亮亮地看著你呢——他們說你有点驕傲。”

李勇告訴他，他自己沒覺著一點，反復說明他的態度：“我呀，我也是庄戶主啊！沒有黨啊，還有我李勇？沒有上級搞民兵、搞地雷，還有我李勇？光我一個，五月十二，也炸不了敌人啊！”又叫著区委書記的名字說：“你以後看吧，看見我驕傲，就給我指出來！”

区委書記又安慰他：“李勇！好好注意，就能搞好的。群眾哪個不佩服你？黨也實在要培養你。就是因為你能為群眾為黨做事嘛！”

从区上回来，李勇的态度变了。原先开会就光听見他說話，現在好些了。原先看見人跟他爭，就越吵越凶，現在正吵着他會一聲不响，等別人不說了，又平心靜氣地說自己的道理。开初憋得难受，后来好了，慢慢地能作到接受別人的批評了。原先就不能批評他，平白他也会發火。村里人們

也說：

“李勇變了！”

又有人說：“當了英雄，人老成了！”

又有人說：“這小子，這麼着下去，真有指望！咳，出了這麼大的名，要是別的小伙子，早燒死啦！”

趕集，在路上，區委書記再見了他，也說：

“李勇！這一向，你干得不壞呀！——好好地捉摸打游击吧，情況兒又有些變化啦！日鬼子報上還登着你的名字呢。他們也研究‘李勇爆炸戰’——好好地干——干吧，日鬼子來，叫他知道你的厲害！”

李勇說：“看着我有什么不合适的，勤說着點！——日鬼子要來，叫大隊長多給我們發點雷呀！”

他們研究了一陣庄稼，又研究了一陣地雷。分手的時候兒，李勇把担子換了換肩膀說：

“你看我還像原先那樣子嗎？”

區委書記笑着說：“好得多啦！”

李勇挑着担子直到市上去，賣到後半晌——又作買賣，又盤算埋地雷，真是“一心挂兩場”！——心思再也安不下来了。中秋節快到了，生意雖然紅火，老百姓總有點慌張，人們在傳說着：“日鬼子在到處增兵了！”李勇比平日早走一個多小時。在路上——氣也不歇，到家。

吃了晚飯，村里開了個會，說是“準備反‘掃蕩’工作”，會開了半天，李勇才自轉家來。第二天早飯，他娘、他妹、他弟弟都各自端着碗米湯，拿着個菜餅子蹲在階沿上吃着，李

勇还蹲的远点，靠近猪圈了。一条小猪吱吱叫着在爛泥坑里轉。李勇說：

“又要打游击啦！——这回跑远点，索性把猪卖了！——碰見日鬼子千万不要說出我的名字，更不要說我是你們的哥哥。我倒不怕，就怕你們受制。这回打游击，我回家的工夫兒少了。”

他妹子頂能干，是村里頂活动的脚色，村剧团更少不了她；他弟弟，也实在机灵。他們都句句記在心里。吃罢飯，李勇就到中队部去，集合民兵，整理爆炸工具。

剛搞得有眉目，哪消几天光景，出探回来的民兵报告：“日鬼子从平陽来，快到鉄嶺村了。过了数，有五百一十几个；还有一大把子牲口，沒有过数。”

那正是中秋节后，下了几天雨，剛晴，天气凉爽，是打仗的好天气。

李勇說：“不要等日鬼子到咱村来吧——到鉄嶺西梁上打他去！”

他們飞也似的赶去，日鬼子还在鉄嶺村里。埋了地雷，他們伏在西边大高山上。一个时辰，日鬼子出了村，忽見山势險惡，地形不好，就問抓住的老百姓：“有地雷沒有？”

老百姓說：“不知道！”

又打，那老百姓就不改口。日鬼子看出了那老百姓的确不知道，只好硬着头皮走。“轟”的一声，地雷响了，炸得日鬼子一齐趴倒地上，直嚎嚎。

一个游击組員說：“打吧？李勇！”